

第十回 觸目驚心急向蛾眉爭坐位 輸情到底何妨月老定雙棲

詞曰：

星月相隨，內中藏得深心意。吃驚詫異，喬作風流婿。

兩事皆宜，才美從無忌。良謀議，切須牢記，等待上林試。

右調《點降唇》

話說趙小姐因詩箋上只戀戀司空，道破他的心事，心下著驚，要知其人，因忙忙走出後廳來。叫老家人問道：「這題詩的是個甚麼人兒？」老家人道：「是個小小書生，年紀只好十七八歲，生得身材容貌，比花還嬌，比玉還潤。老奴初奉小姐之命，正出去洗告示，恰恰遇著他來求考。老奴已再三辭他，他那裡肯聽，只苦苦的打恭作揖，懇求老奴替他代稟一聲。老奴被他纏擾不過，又見他人物非凡，故大膽傳稟小姐。後見小姐發怒，方才嚴詞厲色，也將他趕逐去。那書生無可奈何，去便去了，卻象有萬千心事不能對小姐說的一般，在府門前歎歎氣，跌跌腳，就轉折了有幾千百遍後，忽算計，自開拜匣，題了這首詩箋，再三央我傳入。見我接了詩箋，應承他送入，他方才去了。老奴憐他苦情，故又大膽替他送入。」小姐道：「這書生你可曾問他姓名？今寓在何處？」老家人道：「老奴一言不答，他還纏個不了，若再問他姓名寓處，他那裡就肯回去。」趙小姐道：「這不怪你，皆是我一時性燥，不曾問的備細，倉卒中唐突他去了。但此人題詩甚奇，我今急欲見他。你須莫辭辛苦，可為我細細找尋了去。必要尋著了。請他來隔簾一會，我自重重有賞。須要用心！」說罷，小姐入內去了。正是：

差之只毫釐，失之便千里。

凡事須小心，不可隨怒喜。

老家人領了小姐之命，又不敢推辭，只得走出來與眾弟兄商量，道：「他一個小書生，又不是顯官，又不曾問得姓名，曲阜一縣，不知多少人家，叫我那裡去尋？」眾弟兄道：「他是個過路之人，未必有親戚朋友，要借住，不是庵觀寺院，便是飯店。況此去不久，今日決不會起身了，要走也得明日。可央兩個認得弟兄，一個守南門，一個守北門，他豈能插翅飛去？然後你在各處找尋，包你尋著。」老家人聽了歡喜道：「這個說得有理。」因央了兩個相好的弟兄去守南北二門，自卻同著兩三個認得的分頭去找尋。

你道這小書生是誰？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趙如子。一來因沙御史在趙家劫地方上東西作橫，跟尋蹤跡，二來又恐怕司空約在一時得意，改變初心，自隨左右，便好提撕點醒；三來帝都風景不可不觀。因此，自仍改了男妝，依舊叫老家人照管行李，僕婦扮做家人隨身服侍，一打聽司空約北上，他就悄悄的進京而來。一路上觀山玩水，行行住住，到也不甚辛苦。一日，行到北邊地方，雖聽得有人傳說曲阜趙閣老家的一位小姐，不但生得美貌，又大有詩才，因垂簾招人考詩，以為選婚之地。如子聽了，自以為燕趙佳人，姿容秀美，為或者有之，至於考詩之說，只怕還是虛傳其名以高聲價，也還不在心。忽一日，行到曲阜縣，因要打探趙小姐的詩才消息，便就早尋了飯店中住下。及問起趙小姐的考詩之事，無人不稱贊得天上有，地下無。如子聽了，見稱贊俱出之俗人之回，也還不足深信，因候飯吃，僕婦鋪開了行李，請他去到店房中少憩。如子走到房中，還未坐下，早看見東壁上有人留題，寫得龍蛇飛舞。忙忙走近壁邊去看，方知不是詩，卻是兩首《柳梢青》詞兒。細玩詞意，見其內中有「香奩渾灑，使人驚愧」，大有服膺之意。又看到「彤管蛾眉，又來爭位」並後一詞，細想其意道：「彤管蛾眉，是贊女子，此詞題在此處，一定是甚麼才人推尊趙小姐之意。趙小姐雖不知可能當此推尊，然此二詞，卻字字風雅，自是才人之筆，不知何人？」及看後面的落款，卻寫著「黃岩司空約」，不覺大驚道：「原來還是他。」心下暗暗著忙道：「他既如此屬意趙小姐，則我之婚姻危矣。」及細細再看，見有「貪心已遂，並前盟，改後約，敢申山海」之句，方略略放心道：「觀此數語，尚來盡變初心。」沉吟了半晌，忽又想到：「他朱門，我蓬戶，已自懸殊，所恃者，數行詩耳。今看此二詞，趙小姐之才，司空約已自服倒，則數行詩又不足恃矣，所恃者前盟耳。但我與司空始命盟，又無實據，不過在和詩微存一線耳，有影無形，認真亦可，若不認真，亦無理與他爭論。」細想到此，則這段婚姻危如朝露了。低付了半響，忽又想到：「事已如此，急也無用，趙小姐既許考詩，莫若隨眾也去一考，若有瑕隙可以指摘，再當別論。倘果霸佔香奩，爭他不過，只合甘心退聽。」故吃了飯，即帶了僕婦，問到趙相公府前來，要求小姐考詩。不料正收告示，再三拒絕不可，無可奈何，因一時憤激，故題了這首七言絕句，悶悶回來，無興進京，要打點次早南還，聽天由命。

進到客房，才坐不久，早聽得店主人在房門外問家人道：「相公方才可曾到趙閣老府中去請考詩？」家人答道：「去是去的，卻是不曾考詩。」店主人道：「正為未曾考，外面趙府中有一位老掌家要請相公補考。」趙如子在房中聽得，慌忙走出房來問道：「果有此事麼？」店主人道：「趙府的老掌家尋不著相公，幾幾乎急殺，現在外面，怎麼不真。」正說不了，那老家人等不得，到房門外來，一眼看見了趙如子，早喜得眉歡眼笑，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；一尋就尋著了。」原來這個飯店乃曲阜縣通街上的大店，故往來住客多住於此。此時趙如子見是來請考詩，直歡喜得喜氣洋洋，問道：「你府中小姐既不許人考詩，卻又來尋我做甚麼？」老家人道：「我那裡知道，自送進相公的詩箋去與小姐看了，小姐說我誤事，便急殺人叫我來追趕相公。我只愁趕不著，還要受他責罰，今幸大造化趕著了。相公可快去，其中事故，相公到那裡自然知道。」如子聽了，暗暗歡喜，不敢裝腔，竟隨著老家人重到趙府而來。正是：

心不抽不細，情不扯不長。

虛處再三嗅，方知別有香。

老家人將趙如子引到府中大廳上坐下，恐小姐怪他不問姓名，就問如子討一個名帖入去，稟知道：「題詩的相公已尋請到了，有名帖在此。」趙小姐聽見說書生尋到了，忙走出後廳，取名帖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「黃岩列眉村書生趙白題首拜求盟考。」趙小姐忽著見列眉村三字，又見書生姓趙，不覺暗暗吃驚，道：「原來這個書生也是黃岩列眉村人，所以認得司空。」因又想到：「但司空詞上指摘是趙家如子，這書生卻叫趙白，莫非就是他一家？可請他後廳簾下來問個明白。」因傳語：「請趙相公到後廳簾下相見。」趙如子到後廳簾下，就要對著簾子行相見之禮，早有僕婦止住道：「相公且慢，小旭尚未出來。」因在一張椅子請他坐下。如子才坐定，只見簾子裡又走出一個僕婦來，手拿著他的原名帖向如子道：「小姐請問趙相公，既住在列眉村，又姓趙，與列眉村姓趙的，」

女趙如子，想自然是認得了。」趙如子突然聽見問及趙如子，不禁滿面通紅，一字也答應不出，只呆了半響，方勉強支持道：「認是認得，但如子乃一女子，又不出戶庭，與小姐南北分途，相去二千里，不識小姐為何知道，無端問及？」僕婦正答不出，只見簾子裡又走出一個僕婦來道：「小姐說，相公若認不得趙如子，則趙相公前詩中為何知道小姐戀戀只司空？」趙如子聽了道：「此事其中委曲甚多，非傳語所能詳，除非面見小姐方得明白，但內外隔別，萬萬不得，只好待我聊題數句，陳其大概罷了。」僕婦聽了，忙將放筆墨箋紙的桌子抬到他面前放下。如子見了，展開一幅花箋，提起一支筆來，也不說甚麼，竟題詩一首道：

和詩默默識司空，才美相親結始終。

此是列眉如子事，是誰傳說到齊東？

如子題完，付與僕婦送入。送入不多時，早又送小姐和詩的花箋來遞與如子。如子接了，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和的是：

有枝有葉事非空，江上峰青曲已終。

若更聞名思見面，齊東應變作河東。

如子看完，見趙小姐信筆應酬，意中意外，無不曲盡，知是真才，司空服膺，不為容溺，因暗想道：「我之憐才與人之憐才無異，我既屬意司空，焉能使趙小姐不屬意司空？若使司空因我而拒絕趙小姐，則何異司空因趙小姐而棄稱於我。況他朱門，我蓬戶，已大相懸，所恃者才耳，才既不可恃，而才已矣。今感司空雖不變心，然人情變態多端，焉知今日之不變，能保後日之終不變哉？變而再加，收拾晚矣。莫若就才美之情義而約以雙棲，不獨趙小姐遂心，而司空之喜可知矣。」主意算定，因又題七言律詩一首，以致意道：

彤管才難既美哉，何況花從相閣開。

觀海司空應笑水，聞名如子自驚雷。

雙生才貌非無意，三占風流豈不該。

南北分途誰作合？列眉趙白是良媒。

如子寫完，與僕婦送入。不多時，僕婦又送出和詩來。如子細讀道：

詩造河洲已美哉，道途連理敢旁開。

順心慰我有如水，逆耳愁他不畏雷。

若肯雙眉容並畫，便虛一席也應該。

但思月老紅絲定，難作紅絲添設媒。

如子看完，深服其應酬敏捷，分解人情，因只想道：「如此才女，閨中師友也，若私存抹殺，則未免傷於妒而流於忍矣，豈憐才之本心。」因又題一首道：

才美相憐性所甘，自來一說兩相貪。

雖然道路分南北，料想心情無二三。

妒忌排場如我占，風流擔子情難擔？

他時潦倒英皇夢，方信良媒事不慚。

如子題完，仍叫僕婦送入。既送入去，如子卻暗想道：「如此險韻，難道又能和出，吾不及也。」正想未完，僕婦送出花箋道：「小姐和詩，請相公細看。」如子接了，不勝驚服，因細閱其詩道：

齒滑牙酥苦也甘，我饞焉敢笑人貪。

後失已自差分寸，撮合何勞說再三。

不識良言疑漫語，反將喜信作憂擔。

若能果續紅絲後，百拜紅絲也不慚。

如子讀完大喜，因又題五言一絕送入道：

雙犧既不遠，獨佔又何心？

請以此為定，佳期待上林。

詩送入不一刻，又送出和詩來，如子讀道：

婚姻一時事，義盟千古心。

從今枝葉斂，不復鳥窺林。

如子讀了大喜，因對僕婦道：「小姐既有此美意，乃終身大事，非信口之言，可邀深信，煩請小姐至簾下，待我趙白大拜四拜，以表此心此事之不苟。」僕婦領命而入，須臾，又出來傳說道：「趙相公既認真有此好意，更加歡喜。請趙相公少坐片時，容備些三牲紙燭，隔內外各盟盟天地，以為終身之托。」如子聽了大喜。靜坐不多時，只見眾僕婦二牲香燭紙馬俱已安排的端端正正，請如子在外廳拜，小姐在內廳拜。拜完天地，然後請如子與小姐隔簾對拜。拜完，竟要請行。小姐叫僕婦留下道：「福物喜酒，不可不少飲一卮。」如子聽見說福物喜酒，不敢苦辭，恐動小姐之疑，因坐下吃酒，竟歡歡喜喜吃了數杯，微帶醉意，方才謝別回寓，約來春有信。正是：

相逢原不識何人，愛美憐才一旦親。

雖近乍歡還乍喜，其中認得十分真。

如子回到寓處，暗暗細想道：「我之才美，自負當今一人，往往不放在心上，誰知皆空淺眼。就是今日走來，還只認趙小姐是個相府閨人，易於炫美，誰知竟是一個今古高才的奇女子。我之首唱，言情說事，已備極委婉，和答自難，不料他一情一事，和答的更委婉，如何怪得司空服殺。如今想來，司空苦苦辭他，猶知念我，也要算做一個不負心的古君子了，但愁他愛才念重，到底不能謝絕。況趙小姐之才，清空一氣，除去婚姻，實是閨中一好朋友，若必以妒忌私心而計絕之，不獨傷上天生才之心，即我平生愛才之念不幾自悖乎？況我既以妒面棄人，又烏知人不可以妒而棄我？棄我棄人，俱非美事，故我方才與他隔簾定了雙適之盟，使他不設想，我可安心，大是快事。但不知司空在京近作何狀，莫若且進京去打探他一個實信且作道理。」因到次早，即起身進京而去。正是：

情無實際焉能放，心若虛懸怎得安。

雖說到頭無一變，於中偏有許多般。

趙如子進京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司空約自見了趙小姐許多詩詞，雖說不敢一時負如子之盟而再三辭謝，然一片身心，未免朝朝夕夕為其所係。忽想道：「我求才求美久矣，怎數年之中絕不能遇一奇才女於，今忽逢此千古未有之二奇，真奇事也。前只一人，到也死心塌地，不作他想，不期今日又忽遇此人。欲待置之不理，爭奈他題韻詩詞，風流秀豔，字字銷人魂魄，卻怎生放得他下。欲待再作癡想，只覺於前事有礙。」想來想去，並無妙處。忽又想道：「我想如子愛才不減於我，除非將趙宛子詩詞一一寄與如子去看，僥倖他一時生愛，慨許雙棲，便是一天美事。卻又恨南北睽違，憑誰寄去，又憑誰致此慇懃？若要自致他，須待春闈之後，借報捷而略露機關，此時如何突然去得？春闈雖也不遠，又恐怕趙小姐相府芳名播遠邇，天下豈無高才捷足，倘一旦先為得去，豈不可惜。」躊躇無計，只得按下不題。

卻說李公子，歸家為妻子有病，急急趕到家中，而妻子既死。哭哀了一場，殯之後，便思量續娶。一時大鄉宦人家，雖爭來議親，李公子卻想著趙小姐名頭，又聽見王都院盛你他詩才之美，又見解明了前詩是贊美他，不是譏諷他，遂癡心妄想，要娶他為婦。欲要自求王撫台為媒，又因此一番，恐他推阻，因想道：「進京稟知父親，要父親寫書來托他，使他推托不得。」算計定了，便忙忙進京來稟知父親，要父親出力。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八座威嚴，不能屈一弱女；九重明旨，究竟成就閨娃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宛如約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